

精装
索引版

民国大师文库



中国教育史

黄绍箕 柳诒徵 著



中国学者最早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著作是为黄绍箕、柳诒徵所著《中国教育史》。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传统教育学说、西洋教育原理，提出许多新建议。



民国大师文库



中国教育史

黄绍箕 柳诒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史 / 黄绍箕, 柳诒徵著.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37 - 0715 - 2

I. ①中… II. ①黄… ②柳… III. ①教育史 - 中国 IV. ①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4010 号

中国教育史

黄绍箕 柳诒徵 著

出 版 人: 肖 斌
责任编辑: 李 伟
策划编辑: 杨耀文
装帧设计: 周 晓
责任印务: 石亚茹

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 10 层(100088)

发 行 部: (010)82093806

网 址: www. hpbook. com

投稿邮箱: hpbook@ hpbook.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37 - 0715 - 2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中国教育，皆推尊孔子；孔子之学，自孟子卒后千四百年，至宋五子而大明。宋五子之学，若主静，若穷理，若主敬，皆非宋五子自创之学也；即闲邪存诚，博文约礼，孔子之学也，亦非孔子自创之学也；即精一执中，尧舜以来相传之学也。人生天地间，各具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孩提爱敬，出自良知，故孟子有“性善”之说。唯其锢于质，蔽于物，狃于习，戕贼于嗜欲，失其本心而不自觉，其始不过欲动情胜，行检疏失，及失陷溺既深，遂有猖狂恣肆，甘为乱臣贼子而反自以为是者。圣人知其流极之必至于是也，乃因其天赋之良，为之品节，以利导之，使其明诸心，形诸践履，达之伦纪，推之人事物理。故其教始于小学之洒扫应对，进而“六艺”、“四教”，而国而家而天下，举无二理，其匡直辅翼之方，必欲令天下之人皆有以复其性，而勿失其本心。故唐、虞、三代盛时，风俗懿美，民德敦厚，本末兼综，道艺并进，洵非后世所能企也。汉唐而后，明此理者盖鲜。自有宋诸大儒躬修实诣，精研力践，迄于明季，气节昌盛，有光史册。即其末造，亦不至如六朝、五季之渎乱，何莫非孔教防闲之力耶？乾嘉诸老矫之以汉学，其敝遂为新学，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国遂不可为矣。光绪季年，仲弢前辈著《中国教育史》五卷，自上古迄孔子，本实事求是之旨，多采诸子及古注旧说，间及阎百诗、阮芸台、汪容甫、焦里堂、章实

斋诸人之绪论，而以西学说附益之，论断精确，考据详核，俾人知教育原理，中西未尝不同。其用意之善，与夫致力之勤，固近代言教育者所未见也。仲弢卒后，其子兰、孙厚卿哀集付印，问序于余。余唯仲弢竭一生之精力，议创学堂，从事教育，其愿力之恳切，固尽人皆知之。当时之意，岂不以为一二十年后，人才养成，纵不能希风隆古，亦庶几抗衡泰西，使中国数千年已坠之绪业，抽萌擢颖，重见振兴，固甚盛事也。今何如哉？岂仲弢所能逆料！九原有知，其必抚膺撒涕，咨嗟雷叹，而不能自解也已。

乙丑秋，仁和叶尔恺序。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卷一	1
中国古圣人教育大义	1
古圣最注重德育	6
伏羲	9
神农	13
黄帝	17
五教	21
典乐教育	25
扑作教刑	29
虞夏文明大概	32
夏殷之教育	36
《洪范》“刚克”、“柔克”义	41
《说命》论学义	44
卷二	47
周为封建时代又为方册时代	47
周之教育兼体育、德育、智育三义	53
周代教育之宗旨在尚武,其教法则匿武而覲文	57

学校制度	64
女学及胎教	74
选举制度	80
卷三	85
体育	85
德育	88
德育最重身教	101
成人	108
智育	112
智育最重史学	118
卷四	125
科学皆世官世学	125
阴阳变化之学	129
礼乐	139
军事教育	144
春秋诸国教育	150
卷五	159
明堂太学制度	159
天命性道之教	164
神道教	170
本教	176
孔子	181
孔子之教授法	185
六艺	192
四科	197
索引	203

卷 一



卷

一

中国古圣人教育大义

凡治一科之学，必先明其学说之统系；统系不明，则散殊之事理，无由考见其指归。中国古无教育专书，而圣哲相传微言大义之散见经籍者，固自有科条纲目之可寻。学者先明其义，则古代教育之制度、方法，罔不可溯其原理，而知吾国文化卓越之所由，此固治史者所宜揭橥也。古圣人教育大义有三：一曰贵人，二曰尽性，三曰无类。虽帝王迭兴，文质相代，周衰礼废，庠序不修，而此三义未之或湮也。

《曲礼》（《礼记·曲礼》）曰：“鸛鵲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孟子曰：“饱食暖衣，

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曰：“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馘，故入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篇》）古圣人立教，第一要义即在考究人与禽兽之区别。人等于禽兽则贱，人别于禽兽则贵。圣人于饮食、衣服之事，求贵之之道不得，于是作礼教，明伦理，以昭人类之贵。故尸子曰：“身有至贵而不知……圣人告之，则贵最天下。”（《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二）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篇》）董子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圣人作礼教，而后人始有义、有文、有恩，是常人之贵，圣人告之也。庠、序、学、校皆以明伦，三代教官悉知此义，而伏术为学者，亦晓然于受教之所重，舍成人之外无他求（成人义详后）。迨世衰道微，俗尚非学，然后人不自知其贵，而以爵位为荣，如墨子弟子之责仕（《墨子·公孟篇》：“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而责仕于子墨子。”）。而《诗》、《书》之教乃变而为仕宦之梯，马牛襟裾，众矢一的，非明古义多，孰能矫之（黑格尔曰：



“教育之目的在于以人为伦理之动物也。”康德曰：“人类之为人类，由于教育也。故教育者，造人者也。”盖人本动物之一，以其有教育、知伦理，而后人类始超然于万物之上。黑、康二氏之论，为教育家之鸿宝，不知吾国古圣早发此义）？

《吕氏春秋》曰：“天之生人也，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聵；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孟夏纪·尊师》）《淮南子》曰：“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修务训》，原作有误。据《淮南子》，应为《泰族训》）教育有自然之界限，研究教育者必先定教育之能否。因其性而达之，教育之所能也；无其性而强之，教育之所不能也（康德曰：“人也者，生而具有可发达之诸能力之种子。非然者，欲施教育，其道无由。故开发人所素具之种子，使将来得以裨补于人类共同之目的者，即为教育之本领。如使人类亦与他种动物同，自最初时即为无能之生物，则教育之事将不起。唯自最初时已具有可发达之诸能力之种子，能开发之，则必有多少效果，此教育之所以起也，否则教育有何用哉？故真正之教育，唯可施诸人类，施诸他种动物无益焉。”其说可证《吕览》、《淮南》之理。又焦循《易通释》曰：“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与禽兽同。圣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为夫妇，各为父子，以此教禽兽，仍不知也，此人性所以善也。古之人卧之法法，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与禽兽同。圣人教民，民皆知自食其力，以此教禽兽，仍不知也，此人性所以善也。性不外男女饮食，人有此性，禽兽亦有此性。人之性可因教而明，故善。禽兽

之性虽教之不明，故不善。”其言《易》理，正得教育原理）。

古圣人既明人性最贵，又求所以达而尽之之术。《中庸》（《礼记·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教育之功至参天地，然其为用，则在尽人之性。经、传所言，自胎教以至成人，举凡六德、六行、六艺、教中、教和之事，罔非尽人之性之术也（古代教育非独尽人之性，凡物之性亦能尽之。黄帝能淳化鸟兽虫蛾，周官夷隶掌与鸟言，貉隶掌与兽言，其教之所被广矣。西人近有研究猿语者，所得尚鲜。惜周代夷隶、貉隶之所学不传，不能以古籍证之）。然教育虽能尽人之性，亦有穷于不能受教者，故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论语·公冶长》）胥臣曰：“籒籒不可使俛，瞽瞍不可使仰，僬侥不可使举，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视，瞽瞍不可使言，聵聵不可使听，僂僂不可使谋（僂僂疑即有神经病者，自为僂时即昏愚也）。质将善而贤良赞之，则济可俟也。若有违质，教将不入，其何善之为？”（《晋语》）荀子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夫是之谓嵬说。羿、蠡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



不有也。”（《正论篇》）朽木、粪土、八疾、嵬琐，圣贤之所不能教。故曰：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

教育虽有能否，然仅合少数俊异之民，教以高远之事，谓即尽教育能事，此后世科举学校合而为一之法，非古圣人教育之法也。《易·象》曰：“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其思无穷，则不限以时代；其容无疆，则不域以国境；其教无类，则不责以贤智。故孔子称黄帝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墨子曰：“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节葬篇》）皆可为无穷无疆之证。至于“无类”之义，尤神圣之极功，而为今人教育普及之说之所本。《逸周书》曰：“无愚不教，则无穷乏，此谓和德。”（《大聚篇》）《管子》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乘马篇》）古代圣人教育之法，无愚不教；其所授之学科，必夫人能之，于此可见（《逸周书》称：“山林藪泽，以因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趋〕市，以合其用。外商资贵而来，贵物益贱；资贱物，出贵物，以通其器。夫然，则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管子·小匡篇》说四民不杂处，皆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周代教育无分士、农、工、商也。自科举兴而教育专属于士类，而古圣人“有教无类”之说霾翳不章〔彰〕。今虽力矫其弊，而学校所教仍仅士流工商；以不教而穷乏者，比比皆是，可慨也）。然此犹谓能施教育者也。古圣人之于人，虽无受教育之质者，亦必谋所以善之，使无弃材于世。“官师之所材也，戚施直舂，籛篠蒙瞆，侏儒扶卢，矇瞍修声，聾聩司火。僮昏、嚚瘡、僂僂，官师所不材也，以实裔土。”（《晋语》）此即荀子所谓“职而教之”也

(《荀子·王制》)。夫至戚施、籛篠之流，犹职而教之，虽近世各国盲哑学校之命意，何以加兹？《白虎通》曰：“其贤才美质知学者，足以开其心；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故无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无不教民也。”（《白虎通·辟雍》）学者谂此义，能勿服前人教育思想之广大哉？

古圣最注重德育

《内则》（《礼记·内则》。下同）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郑注：“德犹教也。”《月令》（《礼记·月令》。下同）：“命相布德和令”，注：“谓善教也。”古训以德为教，盖古代教人最重德育，故言德即可赅教。《大学》（《礼记·大学》。下同）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之目，于《虞书》有四德，《皋陶谟》有九德，《洪范》有三德，《周官》司徒有六德，保氏有三德。古代学校注重在此，故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

《说文》：“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德之为义，即处人群之要道，故必外得于人，而后内得于己（如直为内得于己，温则外得于人；刚为内得于己，无虐则外得于人。《虞书》所言诸德，皆兼内外而言）。《管子》曰：“古者……兽处群居，以力相征……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君臣下》）荀子曰：“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王制篇》）盖初民之德尚力而竞强，当其缔造国家，经营草昧，驱



其狐狸豺狼，斩之蓬蒿藜藿，犷悍魁杰者以力胜物，而孱懦愿愒者隐蒙其休，固无所用夫道德也。及人盛物衰，人群以合，人与人竞，乃更甚于逐物之时。犷悍魁杰之士习与物角胜，物而无所试，则诈愚凌弱，并遗其性质于子孙；愚弱之受欺凌，忍而莫校，积之既久，愈荏苒而不能自强，故必待君师翼道，施之教育，阴消强暴之害，而大振柔懦之风，使处于群者人已皆得，而后国族始安，此德育之所以最重，而立教之道，必广别其德之科条也。

德育之法有二：一则因其固有者而矫其偏，一则即其未能者而示之范。《虞书》所谓“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皋陶谟》），皆所谓因其固有者而矫其偏也（《书正义》：“直、宽是其本性，直失于不温，宽失于不栗，故教之使温、栗也。刚、简是其本性，教之使无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朱子曰：“九德，只是好底气质者也，然须两件合将来，方成一德，凡十八种。”按：古人兽处群居，以力相征，其性质最强悍，故夔教育子之时，直、刚、简（简，大也）。均属阳刚之德，唯宽近于阴柔。至被诗乐之教，性质渐化。皋陶所举“九德”，宽、柔、愿、乱、扰，皆阴柔之德；直、简、刚、强，反隶于后，此可见古人性质进化之迹。《说文》曰：“儒，柔也。”儒者之教以柔为主，盖发源于虞、夏之时。然柔者必使自立，扰者必使强毅，仍欲葆太初之善质，而不使流于孱弱。教育家宜知此义）。荀子曰：“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僇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愒，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荀子·修身》）血气心知有善即有偏，治而养之，然后内外皆得。自《虞书》首发其端，而周宋诸子一本此法以教人。

故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

《周官》（《周礼》。下同）：“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周礼·地官司徒》，“孝德”之“孝”，当作“孝”。《说文》：“孝，效也。”宋本作“孝，效也”，言教以放效古人，则知逆恶之不可效。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古人德行分为二事，保氏以孝属三行之一，司徒之教孝亦属行。“孝”、“孝”形近，“孝德”，传写误作“孝德”，与下文“孝行”重复。郑注谓“德有广于孝，而行莫尊焉”，义甚迂曲）。即所谓即其未能者而示之范也。墨子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则其色亦变，五入而已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所染篇》）示范之法，犹以素质而就染，故不言其蔽，而唯以善示之；示之以三或以六者，犹染之必具五色也。申叔时曰：“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国语·楚语》）教必求备，备然后人知所从，故示范虽与矫偏之法不同，而教科之目，亦必详且析也（康德曰：“凡道德教育，由训练以熏陶少年，不如由格言以熏陶少年。由格言以熏陶少年者，谓使少年明乎古今来道德上之法则，因以此法则为其行为之法则也。格言何以可贵？格言者，发自人之理性，为主观的法律，即理性所命之法规也。诱导少年，使尊崇理性之命令法规而服从之，是所以使人夙知义务之当尽也。”按：康德所谓“由训练以熏陶少年”，即矫偏也；“由格言以熏陶少年”，即示范也。《洪范》“三德”：“正直”，即示范也；“刚克”、“柔克”，则矫偏也。“刚克”、“柔克”之义详后）。

道德教育以心性为本，近世言教育者必推本于儿童之心理，故教育心理列为专科。古圣设教，所以能知人之刚柔简直，而施以中和之教者，亦由考察人之心性，然后知其偏倚。《大戴礼记》曰：“物生有声，声有刚有柔，有浊有清，有好有恶，咸发于声也。心气华诞者，



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信气中易，义气时舒，智气简备，勇气壮直。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后，以其见占其隐，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谓视中也。”又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蓄，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蓄，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蓄，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蓄，虽欲隐之，阳惧必见；忧悲之气内蓄，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喜色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呕然以偷，惧色薄然以下，忧悲之色累然而静。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亲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质色皓然固以安，伪色缦然乱以烦，虽欲故之，中色不听也。”（《文王官人》）古人深于心理，设教观民，物无遁情，虽周衰教废，其术犹存。故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孟子亦曰：“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大学》曰：“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皆教育家之精言，由专科之学而出，非徒饰智以惊众也。《学记》（《礼记·学记》。下同）曰：“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不知心理者，恶能救人之失哉？

伏羲

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前系何世界（焦循《易话》），治史者亦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前系何世界。《始学篇》曰：“上古皆穴

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氏巢。”（见《绎史》卷一）《古史考》曰：“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悦〕，号曰燧人。”（见《绎史》卷一）伏羲以前无所谓教育也，有巢、燧人之教，不过居处、饮食之事；明物察伦，皆所未逮。故言中国之教育，必始于伏羲。

《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左传正义》）伏羲之教，仅此十言，他无可征。然《易纬》曰：“太易变，教民不倦。”（《易乾凿度》卷一）《易》之变化消息，皆伏羲教民之具也。综八卦之消息则曰十言，实则只言八卦。《易·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正义》曰：“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盖伏羲画卦，专为悬挂示人之用，故其名或曰卦，或曰象。惠栋曰：“圣人治天下之书，皆名象。”（《易例》）《周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悬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周礼·地官司徒》）以此证之，伏羲之卦象即教象也。万民但观卦象，不能明其指趣，则伏羲为言其消息，所谓“三皇设言，民不违”者，意即言此（《公羊解诂》引《孝经纬》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礼含文嘉》：“虞戏、燧人、神农为三皇。”见《风俗通》）。焦循曰：“伏羲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其旁通行通之法，当时必口授指示。”（《易话》）盖深得圣人教民观象之旨矣。

伏羲之世，有书，有数，有乐，有礼，均于卦象见之。保氏六艺在伏羲时已发明其四，其有功于教育甚大。朱子《答吕子约书》